

查尔斯·布兰德曾是美军一名中尉,他的爱人名叫莎莉·安妮·鲁道夫。当查尔斯被派往欧洲战场参加二战之时,他和莎莉才刚刚约会两次。在随后的两年半时间里,他们再没有见过面,但是身在欧洲的查尔斯几乎每天都要给莎莉写一封信,两年半一共写了将近600封信。

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

二战情书



查尔斯写给莎莉的信

长辈多是独身者

莎莉从小就生活在悲剧之中。

她出生在纽约曼哈顿上西区一个家庭,家里的长辈们不是寡妇、离婚者,就是终身不娶的单身汉。1926年,当她只有5岁时,她的父亲所罗门·鲁道夫在和全家一起外出度假时纵身跳出了酒店窗户。莎莉和哥哥阿兰知道父亲死了,但母亲海伦从来没有告诉他们父亲为什么自杀。母亲没有再嫁,终身守寡。

父亲死后,母亲丢下孩子去欧洲旅行了3个月,她是个有钱的寡妇,她的兄弟鲁本、伊萨克和本杰明是美国最大的文具店之一——戈德史密斯兄弟文具店的创始人。海伦后来带着莎莉和阿兰搬进了兄弟们所住的大宅子。

他们住在旺多姆广场的一套复式公寓中,旺多姆广场是中央公园正南的一个标志性建筑。除了海伦和她的兄弟们,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她的姐妹布兰奇——一个离了婚的妇女。在3个兄弟中,本杰明是唯一一个结了婚且不和他们住在一起的,他和妻子住在这套复式公寓的附近。

莎莉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的。莎莉2005年对自己的晚辈说:“我没有安全感,我的家庭里没有真正的男女关系,所以……”她没有说下去,而是闭上眼睛,轻轻叹了口气。

“噢,他已经走了!”

1938年秋天,莎莉进入康奈尔大学建筑学院学习。她参加了不计其数的舞会,期望能找到自己未来的丈夫。

在康奈尔大学的岁月里,莎莉大部分时间和一名叫丹尼的男子在一起,但是丹尼根本没想过和她结婚。“我的闺蜜们纷纷和她们交往的男友结婚,因为战争就快来了。但是我毕业时,却没有可以结婚的男友。”莎莉后来对自己的外孙说。

毕业后,她回到曼哈顿,在一间画廊里工作,还为一些大的百货公司设计橱窗。这都是很好的工作,但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职业女性。

在1943年的一场婚礼上,莎莉遇到了查尔斯。莎莉是新娘的朋友,而查尔斯是新郎的朋友。查尔斯从小生活在曼哈顿,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,拥有注册会计师证书。初遇莎莉时,查尔斯是美国陆军中尉,负责处理军队的财务事项。第一次约会,查尔斯带莎莉到华尔道夫酒店吃饭、跳舞,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。但从那之后一连几个月,莎莉都没有再见到查尔斯。直到几个月后,查尔斯出现在莎莉和她



莎莉



查尔斯

的哥哥一起举办的一次鸡尾酒会上,他们才再次见面。

鸡尾酒会让他们得以重续前缘。当天晚上,查尔斯请莎莉到他家吃饭,莎莉的哥哥阿兰也去了。第二天晚上,查尔斯穿着制服来到莎莉家,他带莎莉出去逛街,在第57大街上一路吻莎莉吻个不停。

回到家后,莎莉发现妈妈在等着自己,她对妈妈说:“我想我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男人,妈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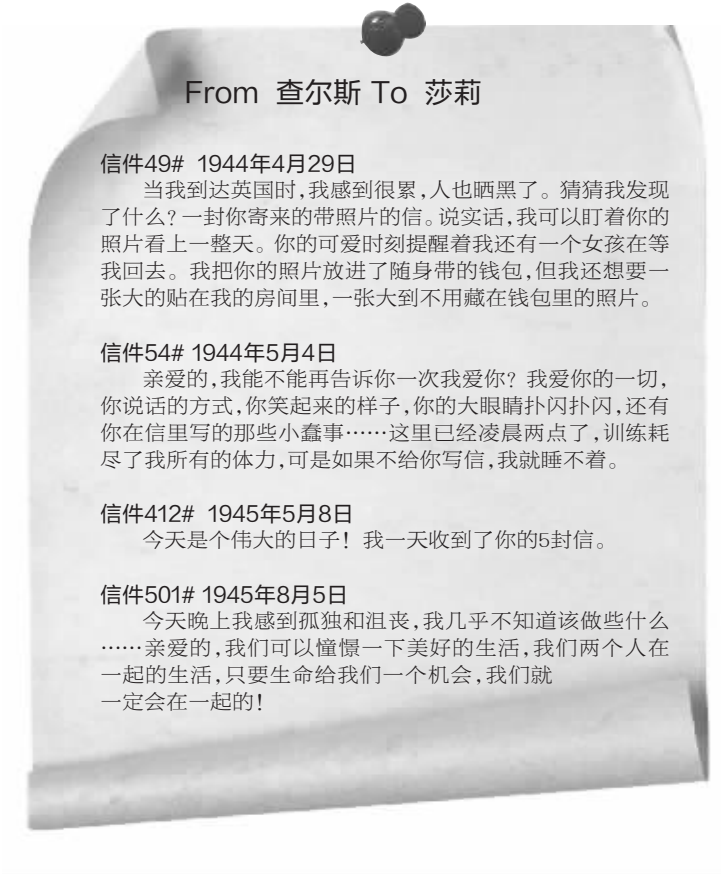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莎莉和查尔斯没能继续约会下去,查尔斯被调到了匹兹堡。他邀请她去参观。“我要去看查理(查尔斯的昵称)。”莎莉对母亲说。母亲的回答是:“祝你过得愉快,亲爱的。”

莎莉收拾行李,打算坐上一天的火车去匹兹堡与情郎约会,她错过了查尔斯打来的电话,电话中查尔斯说,他将前往欧洲参战。

“查理的离开对我影响很大,”莎莉说,“噢,他已经走了。”

几乎每天一封信

1944年,查尔斯·布兰德随盟军在诺曼底登陆,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,他随军横扫欧洲,但基本都身处最前线身后10公里的位置。他负责调配作战部队的物资、支付士兵们的薪水以及监押德军战俘等事务。



From 查尔斯 To 莎莉

信件49# 1944年4月29日

当我到达英国时,我感到很累,人也晒黑了。猜猜我发现了什么?一封你寄来的带照片的信。说实话,我可以盯着你的照片看上一整天。你的可爱时刻提醒着我还有一个女孩在等我回去。我把你的照片放进了随身带的钱包,但我还想要一张大的贴在我的房间里,一张大到不用藏在钱包里的照片。

信件54# 1944年5月4日

亲爱的,我能不能再告诉你一次我爱你?我爱你的一切,你说话的方式,你笑起来的样子,你的大眼睛扑闪扑闪,还有你在信里写的那些小蠢事……这里已经凌晨两点了,训练耗尽了我所有的体力,可是如果不给你写信,我就睡不着。

信件412# 1945年5月8日

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!我一天收到了你的5封信。

信件501# 1945年8月5日

今天晚上我感到孤独和沮丧,我几乎不知道该做些什么……亲爱的,我们可以憧憬一下美好的生活,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,只要生命给我们一个机会,我们就一定会在一起的!

在此期间,他一直在给莎莉写信。

当查尔斯随军抵达英格兰时,他几乎每天都要给莎莉写信,写他在军中的故事,发泄对军中信件投递速度过慢的不满以及他对纳粹的仇恨。他详细描述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战斗以及最后对柏林的围攻;他写了关于在日本投放原子弹的事情;他还写了自己读的书和杂志,并且引经据典,为莎莉写诗;他甚至用法语写了一封信。不管信的主题是什么,他总能找到新的方式对莎莉说“我爱你”。

在大西洋彼岸,莎莉在自己旺多姆广场那温馨的卧室里把查尔斯的信看了又看。她经常坐在床上或者她祖母留下的摇椅上,搜肠刮肚地想着自己应该在回信中写些什么。

1945年5月8日,德国签字投降,查尔斯盘算着他很快就可以回到莎莉的身边了。可实际情况是,他等了将近半年。直到1945年10月8日,莎莉才收到了查尔斯即将回国的电报。

数年后丈夫病逝

最终,直到11月上旬,莎莉才在纽约中央火车站接到了已经两年半没有见面的查尔斯。两个星期后,他们举行了结婚仪式。他们在中央公园的假日酒店住了3天,一个星期

后,前往迈阿密的海滩度假。

回到纽约后,他们过上了幸福的婚姻生活,他们生了两个女儿维吉尼亚和苏珊。1952年,他们从曼哈顿搬到了树木茂密的郊区斯卡代尔,他们的房子有着传统的殖民地时代的风格,房屋周围有一大片草坪,还有一条石板路通向门。每天早晨,查尔斯坐火车进入市区里,他已经成为戈德史密斯兄弟公司的副总裁。到了晚上,两个女儿会偎依在沙发上看电影。

这就是莎莉和查尔斯梦想中的生活,那些他们曾在信中写过、憧憬过、并且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才拥有的生活。从第57大街上的热吻开始,他们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然后好景不长,1954年7月,天气非常炎热,查尔斯在打网球时突发心脏病,生命垂危,年仅37岁,当时莎莉正带着6岁的维吉尼亚和4岁的苏珊游泳。

噢,他已经走了。

妻子烧了丈夫的信

33岁的莎莉成了一名寡妇,陪伴她的只有两个年幼的女儿。她被悲伤击倒了,但她不想像母亲一样,一个人孤独终老。她开始出去约会,但老也碰不到合适的人。直到有一天,她碰上了英俊的医生斯坦利·德拉奇曼。

他们在莎莉家的一个聚会上宣布订婚。有人上楼对维吉尼亚说:“快下楼,你就要有个新爸爸了!”但是维吉尼亚说:“我不要,我一点也没准备好要个新爸爸。”

莎莉和斯坦利结婚后改了姓,斯坦利则收养了她的两个女儿。他们在斯卡代尔的另一面买了新房子。搬家之后,莎莉疏远了查尔斯家的人,维吉尼亚和苏珊再也没去过堂兄弟家。为了抹掉有关查尔斯的记忆,莎莉把所有有关查尔斯的东西都丢掉了,连查尔斯写给她的几百封信都烧掉了。

莎莉于2012年去世,享年91岁。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,尤其是斯坦利去世之后,她开始谈论查尔斯了,此时她已经搬到了大女儿维吉尼亚家附近居住。也许是斯坦利的去世让她终于感到自由了,并且唤醒了心灵深处对查尔斯的爱。另一方面,年纪变老也会让人更喜欢回忆过去。她总是先谈她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社交,慢慢的话题就会引到查尔斯的身上,而谈到查尔斯,就无法避免他给她写的那将近600封信。

近百封信重见天日

2012年5月,也就是莎莉去世4个月后的一个晚上,一个女人给维吉尼亚家留了个电话录音。那个女人在电话录音中说:“我的名字是卡拉·马斯巴克,我看见了你妈妈的名字,听到留言后请给我回个电话。”维吉尼亚听到录音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,但还是立刻拨通了电话。

“我有个惊人的发现要告诉你!”马斯巴克在电话中说,“我们家1956年搬进了你家原来在斯卡代尔的房子,我们搬进去时房子基本上是空的,但是你们可能落下了一样东西,我想还给你。”

卡拉解释,他们家搬进去时,除了阁楼的一个角落,整个房子空空如也。直到有一天,她在尘土飞扬的阁楼角落里发现了一个金边的蓝色帽盒,帽盒里有上百封信,每一封都折叠得整整齐齐,信封上无一例外地都写着“莎莉·安妮·鲁道夫小姐收”以及她在旺多姆广场的住址。

马斯巴克说她读了这些信后非常感动,决心把这些信物归原主,她费了好大劲才打听到信封上的“莎莉·安妮·鲁道夫小姐”就是德拉奇曼夫人,但是没想到她已不幸逝世,所以她只好找到德拉奇曼夫人的女儿,也就是维吉尼亚,把这些信交给了她。

对于维吉尼亚来说,这真是件幸事。她有幸读到了父亲半个多世纪前写给母亲的信,每一封信都包含着父亲对母亲的浓浓爱意,那是他们家族最值得传承下去的遗产。